

憶 仲 甫

田 蘊 蘭

忠良之後易姓避禍

抗戰前，我在南京國立中央大學讀書時，仲甫在中大物理系教課，是一位英偉博學的名教授。後來他轉到金陵大學去了，我沒有直接向他學習的機會，但是，由於他有「大學物理學」著作問世，精深透闢，所以我對他有深刻的印象。來臺以後，我在教育界服務，教育界的朋友都稱讚他是「中國科學人才的播種者」。更加深了我對他的仰慕。民國四十七年初，我在嘉義高級家事職業學校當校長。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裏，和仲甫相識。相處了一段時期，他坦誠的向我求婚，因為他的元配夫人沈月英女士因病去世，家中尚有子女，急需有人主中饋，照料子女。當時，我已經四十七歲了，本來不想結婚；但在他的誠意感應之下，不得不加以考慮，因而對他的過去，作一充份瞭解，才知他有一個不平凡的身世。

他的祖先本不姓戴，而是明朝痛斥燕王朱棣「燕賊篡位」的方孝孺。當時方孝孺受十族之誅，幸而逃出一人，改姓戴，才得綿延下去。惟恐事機敗露，所以多作道家裝束，相信佛教；同時

源於方孝孺一片赤膽忠心，慘烈成仁；歷代祖先，總是以忠孝傳家，仁義處世。戴家克勤克儉，先祖傳到他父親漁笙公，經營商業，相當發達；由於漁笙公樂善好施，所以望聚桑梓。

學成歸國作育人材

仲甫自幼聰慧沉着，自奉化龍津小學、錦溪小學、久聚堂高小，以至浙江省立四中；每試均為第一名，免繳一切費用，因有「神童」的稱譽。民國六年夏，他十八歲，獲得浙江省官費補助，東渡日本，先入東京高等師範攻理化，再入京都帝國大學讀物理，得到兩個學位。民國十六年，他學成歸國，先後在北京師範大學、南京中央大學、金陵大學當教授，是著名的物理學專家。抗戰勝利後，他於民國卅五年二月，奉命來臺接收日本臺北帝國大學，改名為國立臺灣大學，于殘破頹敗中樹立規模，創設物理學系，成立臺灣第一個「原子核研究室」。在他的湛深學養，熱忱指導之下，師生辛勤努力，排除萬難，終於卅七年五月十二日完成第一次原子核（鐳原子核）擊破實驗，成為臺灣從事原子核物理研究的第一

座里程碑。

他在臺大當物理系主任，兼教務長時，曾一度代理校務並擬訂各項規章一切步入正常化；民國四十五年夏開始，再受教育部長張其昀先生的囑託，協助清華大學籌設「原子科學研究所」。擬定購儀器設備，安排全部課程，自己還要兼授課，一直忙了兩年之久。經過他陶育的臺大物理系學生，分散在各校服務，再建立各校的物理系；由於他擴展物理學研究的事功，影響深遠，所以教育界稱譽他為「科學人才的播種者」。當我明瞭以上情節以後，我對他由仰慕而敬佩，答應他的求婚，於民國四十七年九月廿二日完成婚禮。

中大遷校擇善固執

我們結婚廿四年，可稱得相敬如賓，他的全部精神，都用在教育事業上，並且從不錯過繼續研究的機會；而其為人處世，切實把握公平正直認真負責的原則，從不敷衍塞責，畏難却顧；從不趨炎赴勢，矜功伐能，完全是士君子的風範，值得懷念的事蹟很多。在他一生中，是非最多，

最使他為難的，就是中央大學由苗栗遷往中壢的事。記得民國五十一年七月中旬的炎夏夏天，教育部黃季陸部長來到寒舍，爲了中大在臺復校，決定先成立地球物理研究所，邀請仲甫擔任第一任所長，當時他在台大物理系有一年休假的時間，已準備應邀前往美國奧克拉荷馬大學講學，一再謙辭。可是黃部長勉以中大復校盛事一再促駕；最後祇好應允就任。

中大「地球物理研究所」於五十一年八月四日正式招生，當時校址已選在苗栗，房屋正興建中；祇好先借臺大物理系爲籌備和上課地點。五十二年才遷往苗栗。中大「地球物理研究所」祇是一個開端，還要繼續擴充爲學院，爲大學。而苗栗校址，限於地形，祇有三甲土地，不敷應用，加以交通、師資等問題，也難作長期而有效的配合；因此，他和中大的若干校友們因此重大問題，殫精竭慮，策劃奔走。中央也有決策，中大必須北遷至距臺北較近，地形開闊，交通方便之處。這個問題，到民國五十五年醞釀成熟。中壢地方，願意提供五十甲土地（廿甲贈送、卅甲征購），教育部也予編列遷校預算五百萬，作爲購新校地之用。

不料此事尚在進行，即已遭受橫逆。反對者來自苗栗部份地方人士和一部份中大校友。

苗栗縣議會於民國五十六年元月十四日致函仲甫，促請他在苗栗成立中大大學部，尙未及答覆；三日後該會又通過臨時動議，不但指責中大遷校之事，竟然對仲甫作人身攻擊，說他「堅持一己偏見」，「實非主持教育適當人選」；甚至

「函請教育部「另行遴派所長」，函請財政部、審計部、主計處，請剔除中大遷校預算。並且散佈文章，誣評他私人品德，掀起一場風波。反對遷校中壢的部份校友，自稱代表校友們意見，主張要遷的話，祇可考慮遷往內湖（即現在國立復興劇校的校址，祇有八千坪地）；他們一面向教育部反映，一面來到我家，爭論不休。

上述反對的人士，再利用部份立法委員對仲甫施以壓力，召開一次小型「教育委員會」，就遷校預算，對他質詢，認爲其中購買土地的五百萬元是修建設備費，不准購買土地。

兩年折磨是非公論

起先，他被質詢，不知所爲何事？等到明白真相以後，他平心靜氣的提醒質詢的委員們，請其詳看預算書備註欄，則此五百萬元，註明係「專供中大遷校中壢購地之用」。接着他爲中大爲何必須遷往中壢，作一小時的說明，才轉變了大家的看法，同情他、讚許他。

苗栗部份人士對他的攻訐，也引起他的學生、學生們的憤慨，都以爲：「苗栗部份地方人士，怎可干涉中央機關的人事和預算？還要散佈文字，毀損戴所長的名譽？這是要負法律責任的」。中央日報和聯合報也仗義執言，認爲：「力爭在苗栗復校，應本正常程序進行，不要感情用事，節外生枝」、「所謂苗栗人士挽留中大，實際上是破壞中大遷校計畫。」

雖然部份立委已經改變態度，輿論也能主持公道，同情和贊助他的人士也逐漸增加（有三百

五十多位校友聯名寫信給他，贊成遷中壢）；可是阻力還是相當大。甚至有人主張「如五百萬元購買土地，不准向政府報銷」，而且還通過審計部轉知教育部和仲甫本人。教育部也有人對他表示：「反對派有羣衆，帶了一批批中大校友到部請求，祇有你一人孤立無援。」

他在孤軍奮鬥的情況下，別無選擇，惟有挺身而出，訴請老校長 蔣總統介公核示。他先謁見張秘書長岳軍先生，說明原委。承張先生慨允相助，即刻通知教育部閻部長查明辦理。不出三五天，就答奉 蔣總統批示：「准照閻部長所呈，並以戴院長意見國立中央大學理學院決在中壢早日興建，不得再有其他意見，以免延誤。」至此，中大遷校問題，才算塵埃落定；已是民國五十七年四月二日了。五十七年五月十八日「國立中央大學」奉准恢復大學部，先設物理學系及大氣物理學系，校名暫稱：「國立中央大學理學院」。仲甫任院長着手籌劃校區配置。

五十八年六月，中壢新校址第一座科學館大樓，以及第一學生宿舍、第一餐廳相繼竣工，遂於三個月後完成由苗栗遷校中壢事務。接着敷設柏油道路，種植花木，增建理工館、中正圖書館、行政大樓、學生第二宿舍、第二餐廳、天文台、地震儀室、實習工場、健身房、運動場、紀念館等，均在不浪費一分公帑的原則下，於民國六十二年四月前，次第完成。規模宏大，美侖美奐。

民國六十二年五月，中大已發展有物理、大氣物理、數學、化學工程、土木工程、中國文學

、外國語文等七個學系，以及地球物理研究所，學生一千餘人。他辭去中大理學院長職務，又回到臺大辦理退休，同時應張其陶先生之聘，擔任中國文化大學理學院院長，曾作研究海水抽油實驗。

自他退休的消息傳出，原來捐贈土地熱烈贊助中大遷校的「中壢市中大建校促進委員會」特地鑄造伸甫的半身銅像，以表示對他的崇敬。五月十二日上午八時揭幕，該「促進委員會」主委吳鴻森先生發表談話云：「戴院長獻身教育四十多年，桃李遍天下，五年前中大由苗栗研究所遷建中壢；自苗栗建校至今，前後共十二年，建樹輝煌，有目共睹。中大在臺復校，能有今日之規模，全賴戴院長目光遠大，魄力雄偉，及其不懈的毅力……值得吾人欽佩、敬仰、效法。」

當年遠見今日規模

民國六十三年六月九日中大五十九週年校慶，返校參加大典的衆多校友，看到學校的規模建築和弦歌風氣，一致讚美，尤其是當年曾經極力反對遷建中壢的人士，也為學校的恢宏前途，頌手稱慶。

他也被邀躬逢其盛，祇靜坐一旁，深感心血沒有白費而已，既不矜伐功能，也不隨衆答和。

民國六十八年，他正忙着出刊「八十回憶」一書，却聽說公私立獨立學院，將可依大學法改名為大學；但須符合大學法條件，校地須有廿公頃以上，其中應有運動場三公頃。他以為幸虧當年堅持遷建中壢，符合上述條件；否則仍在苗栗

或遷內湖，就沒有改稱大學的可能了，當時他那欣然自慰的神態，如在目前中大遷建之事，困擾他兩年，使他受盡了委屈，但他泰然處之，從不怨天尤人，氣餒動搖。在「是非審之於己，毀譽聽之於人」的操持之下，擇善固執的為他遠大的理想目標奮鬥，不達目的決不中止。

雖然事過境遷，回想他當年苦受煎熬尚能坦然自得的精神，以及終能遂其心願，為中大創立光明燦爛基礎的事實，不勝感慨萬千，也因此懷念不已。

特別重視科學實驗

他是物理科學專家，雖說還要從事教育行政——如接收臺大、當教務長、主辦中大遷校事宜——但他從事學術研究，却未嘗中止，一方面博覽羣書，老而不倦，同時也不斷以較多時間，較大心力，從事電磁理論、X射線結晶分析術以及航空風洞的研究；進行原子物理及原子核實驗，頗有收穫。

民國四十七年「中國物理學會」在臺成立，他出任理事長，在國際學術會社中，甚受重視；他並常常代表中華民國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他為了配合研究，他曾主辦多種學術性期刊，比如民國五十二年，在物理學會創辦「中國物理學刊」——Chinese journal of physics——以及民國五十四年起在中大創辦的「地球物理研究所學刊」——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Geophysics——都是我國權威性刊物，受到國際學術界推崇。

「中國物理學刊」第一期（半年刊）選載了十二篇我國國內物理學者的研究報告，其中如他和許雲基、黃家裕、鄭伯昆的「神原子核對於中子在一千四百萬伏特的總橫截面積的大小」、鄭伯昆的「測定桃斯鮑和的吸收線光譜的簡易方法」等，都是富有創造性的最新研究心得。

該刊寄出之後，立即得到美國太空總署等世界各國科學機構的訂閱單；五種世界性文摘：「物理文摘」、「原子核物理文摘」、「化學文摘」、「科學新聞摘要」和「金屬文摘」，也將摘錄「中國物理學刊」的文章，和其他世界各國物理學重要研究報告，編列在一起，寄送世界各國。

有一段好的成績，當然使他高興，可是他以為國內科學水準尚須不斷提高，雖然牽涉的問題很多；但在教育上要拋棄「紙上談兵」的老調，應當訓練學生成為手腦並用的新青年。

他以為目前我國專攻理論科學的青年太多了，這對整個科學發展，並不是好現象。因為應用科學是以理論科學做基礎，而理論科學非從實驗科學開始不可。實驗科學實在是一切科學的根本，現在大家却捨棄它，很不實在。

嚴師高徒桃李芬芳

他最反對學校上課時，教師站在臺上一人表演，學生却只能看而不能做，他以為這祇是「紙上談兵」，對學生沒有益處。應該多給學生手腦並用的機會，讓他們能動手做實驗，再經過腦筋的運用，理論的配合，才真能得到進步。因此，

他勉勵青年應該注重實驗科學，大家動手親自去做，而不要成天胡思亂想的得不出個所以然來。

他督責學生相當嚴格，我怕學生因此疏遠他，不敢親近他，所以常常勸他不妨稍假辭色，多所寬假。他以為自己年紀大，經驗多，應當真實的告訴後起學者，不能敷衍了事，自誤誤人，做錯了固然要加責備，做對了照樣獎勵。這也就是「愛之深，責之切」的道理。

多少年來，事實證明他的做法是對的，受他嚴加督教的學生，大都有了很好的成就，不負他的期望，成為物理和地球物理科學的接棒者。其中與他有聯絡的，大概有三百多位博士，大多是在國內外著有聲望的科學家。他曾經對我說：「學生們在國外，有的教書，有的作研究，每個人都有很好的成績，也受到外國人的敬重，看到他們有出息，我真高興。」他于民國五十六年也是他執教四十年，當選為資深優良教師，他被人尊敬稱譽為「中國科學人才的播種者」。以科學教育為終身事業的他，可以含笑九泉了。

科學方法真義所在

他對於科學研究和科學教育，有他卓越的見解和深遠的看法。對別人的見解和看法，不論這位先生的名望如何，凡是合乎他的志趣的，加以推崇贊同，否則，他也並不苟同附和。他以為研究科學，最主要的是講究科學方法與科學精神。關於科學方法，胡適先生曾說是：「大膽假設，小心求證。」

他對胡適先生很崇敬，但對胡先生的「科學

方法」之說，却並不贊同。因為「大膽假設」的「假設」，往往有失客觀，甚至會因此戴上有色眼鏡，那麼根據這個「假設」，「取樣求證」的結果，也有時難免偏差。他以為科學方法的運用，應當先從「實事求是，觀察事實」着手，然後分析比較，最後以歸納方法作成結果。

他以為由科學方法所表現的科學精神，是誠實、真實、合理化；這也是我們人類一切活動所應具備的精神，如果人類一切活動，小自個人生活，大至國際關係，都能本真誠的精神，實事求是，向合理化的方向去做，那麼人類的前途，必能更為光明。

呼籲改良科學環境

多年從事科學教育，使他有所感觸，他以為欲使我國在科學發展上有所進步，必須科學教育能生根蒂固。欲使科學教育生根，除了上述科學方法以外，還要改良科學環境。

記得有一次他訪美回來，曾經對我說起，有位美國友人向他表示：「中國人把好多培養多年，已有研究基礎的青年，送到美國深造，成了碩士、博士，立刻為美國所用，而中國本身並無所得……」當時他深以我國人才外流為憂為慮。經過一番分析，他以為這是我國「科學環境」的問題。

因此，他曾經大聲疾呼的呼籲「改良科學環境」。他以為「改良科學環境」至少應當做到：增加儀器設備，提高生活待遇，力求人事公平。因為：科學日新月異，如果我們的儀器設備

，不能跟着時代充實更新；那麼縱然學成歸國，也會因為研究條件配合不上而無用武之地，甚至不進則退。生活待遇上，雖然不能和美國的標準一樣，但也可以酌予提高；如果懸殊過大，也非激勵之道。

他以為：年輕人對人事上的安排，大都相當重視，如果他們發現某些人並非憑真實本領，而登上高職，心中就會起反感。久而久之，就會造成他們在國外求發展的心理。等到他們在國外有了成就，自然不想回國了。

為了防止本國科學人才缺乏的現象，他以為國家必須大量投資，先培養大批科學人才的「種子」；如此，即使有一部份人留在國外，國內科學仍然後繼有人。

因此，他很贊同吳大猷先生的主張，邀請十多位物理學者回臺灣，成立一個「基本隊伍」。他們一面協助大學授課，一面自己繼續並領導學生做研究工作。他以為這些「基本隊伍」的學者，最好能長期在國內。因為教書和做研究工作，都不是短期的事。如果海外學人都只回國一、二個月，效果將不會太大。

臺大宿舍電話軼事

他一生清廉，防範與自律都能嚴切。民國卅五年他來臺接收臺大之初，經收保管的儀器、器材很多，限於人手，一時無法清查，他防範別人或有隱移竊用情事，乃明白指示承辦人員就所裝大箱，點數固封，妥為存放，容俟他日人手充裕時，再開箱清查處理。當時確已做到弊絕風清的

地步（卅八年以後，後來經營之人，竟然發生偷竊之事）。

他來臺之初，接收臺大教授宿舍多處，比較寬敞的都分配給任教的教授，他自己一家數口，偏處於十餘席的小房中，頗為不便。一天，他的同鄉某君，為警務處第一任處長胡福相的機要秘書拜訪他，感嘆之餘，乃將其自住的潮州街七號房屋相贈。他的居住環境，才得改善。

潮州街的日式房舍，建坪多，還有前後院三百多坪，原係警務處接收而來，但當時的規定與手續，祇要向有關單位登記，即可視為私人產物。他却連同電話等物轉贈臺大，登記為臺大宿舍。多年來常有屋漏地板蛀壞等現象，他都是自己僱工修理，從不動用公家一文。

自他從中大退休後，一天，臺大居然來公函到我家要拆電話，說是電話乃臺大公物，戴教授經已退休了，所以要拆，這種突然而來的事情，我以為他會生氣，可是他却一笑置之的聽其拆除，自己出錢再裝。

志節操守自有原則

他是個守份自重的人，民國五十九年二月八日（農曆元月初五）先總統蔣公宴會各大學資深教授，他也奉邀參加。因為他和蔣總統是奉化小同鄉，他家世居的大橋鎮，和溪口相距僅一二十華里，所以蔣公和夫人對他很親切，表示非常歡迎他隨時到官邸談天，不必拘禮。

可是，他除了為中大復校的事，不得不去呈請外；平常祇是稱道蔣公夫婦禮遇士林的熱情，

益增他教學研究的信心，更堅定服膺教育事業的夙志。而從不利用此一機緣，有所干求，有所攀附。

他是一個責任心極重的人。民國四十四年他前往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幅射研究所任客籍研究員；在該所獲得穆衣耶 Moyer 教授的協助以能量 18 及 32 Mev 質子射線撞擊厚靶物質所得的中子產量，研究結論，發表論文于美國物理學會雜誌「物理評論」(Physical Review Vol 109, pp 2086-2091)。(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八日登載，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五日出版完成)，博得國際好評。

他往美國研究，臺大的物理系主任請人代理，原來約定為期一年。到期，代理人不肯再代了，請他早日返國，美國方面認為他研究極有成績，建議他延長半年，成果當更豐碩。這當然是個難得的機會，本來可以商請臺大校長另派他人暫代半年。可是，他以信用為重，還是如期返國。

兒女孝順美國之遊

提起訪美，除了代表國家出席會議外：一共有四次；兩次研究，兩次遊覽。研究方面，除了上述民國四十四年一次，另一次是在民國四十五年，接受「中華文化基金會」的贊助，前往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原子核物理研究室任名譽研究員，研究成果亦極豐碩。

遊覽方面，一次是民國六十六年九月至六十七年八月，另一次是六十八年八月至六十九年九月，都是他二女兒愛華和二女婿傅震負責接待，

並親自來臺接他。甫甫有二子五女，長子宏鏘，政大畢業，身陷大陸，不堪折磨，已經過世。次子宏斌，臺大畢業，現任職中國國際商業銀行紐約分行副經理，媳鄭瑤，淡江大學畢業，服務臺灣郵政管理局。長女慶華，臺大畢業，婿單家順，淡江大學畢業，在美經商。次女愛華，留美碩士，在美「愛克萊石油公司」從事電腦工作，卓著聲譽；婿傅震，留美碩士，在美國「拜耳電話研究所」任部門主管。三女文華，留美碩士，婿莊以寬，留美博士，均在美國「猶他州大學醫學院」，從事生化研究，四女珍華，實踐家專畢業，婿楊世驥，海軍官校畢業，在美經商。幼女寶華，實踐家專畢業，婿顧振家，留學日本，任臺北昌承工程公司董事長。大能公司常務董事。

他平日對子女教訓極為嚴格，有時難免體罰。而子女輩皆能深體親恩，端尚品德，各展長才；並且孝思不匱，每多甘旨之奉。邀請我們夫婦兩次赴美遊覽，就是他子女、女婿盡孝的表現。為了接待我們赴美遊覽，愛華夫婦特地在他們居住的新澤西州恩柏尼城 (Whipp any) 住宅旁邊，添蓋新屋，臥房、書齋、客廳，一應俱全。他們的一番誠意孝心，伸甫教學多年，也需要調劑一下精神；再加上他以為我們結婚以來，總是讓我在家主持家務，很少帶我出門遊歷。因此，他在文化學院休假一年，我們欣然就道了。我們夫婦于民國六十六年十月抵達，當即受到在美的子女、女婿、外甥共十數人的歡呼迎接。原打算小住一段時期，即行回國；但在兒女輩盛情挽留之下，不得不一再延期，幾乎住了一年，到

六十七年九月廿三日，才離美返國。這段時期，是大家享受天倫之樂最愉快的時期。第二次于民國六十八年八月赴美，仍然住在二女愛華家。適逢中大旅美同學在紐約開校友會，會長吳健雄博士及其夫婿袁家驛知道我們夫婦來美，也奉邀前往參加，特地請我們吃飯，晤談甚歡。

中大校友會在紐約蓬萊酒家的活動，吳健雄主席致詞，對中大在臺復校的老院長——仲甫先生推崇備至。（因為穆衣耶 Moyer 教授，曾向吳健雄盛贊仲甫的成就）並且請仲甫致詞，中大的校友也相繼講話，無形中成為歡迎仲甫的盛會。這是他教學以來，參加集會，精神最愉快的一次。這次在美也住了一年，本來想多住些時期；但因爲腿部有點不適，於是在六十九年九月返國。

他豁達開朗，生活儉樸，一向杖履康強，年過八十，有若盛年，不幸竟于民國七十一年三月廿九日患突發性心肌梗塞症，延至四月四日不治去世。當我走進戴家大門，第一件觸入眼簾的，就是張其昀先生贈送仲甫的「多士師表」的扁額，證之上述種種，他實當之無愧；而他常以「祇知盡瘁國事，致力學問，爲教育事業奮鬥不懈，爲當代青年作表率」的高風亮節自期，誠如孔子所說：「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但以子女賢孝，煥然有成；享壽八十有五，可以無憾了。

臨終之前三個願望

他臨終前有三個願望：第一個是他留在大陸

的三個孫子，他希望他們能接受良好的教育（長子宏鏘去世的消息，他尚不知）。第二個是他的著作「大學物理」一書，重新修訂出版。第三個是希望能籌一筆基金，鼓勵和協助有志科學研究的學者青年，從事科學研究。第一個願望，關係到環境問題我當銘記在心，相機辦理，第二個願望，他自己已修訂了五分之三以上，未完部分已

經由他的得意高足在整理中，預計一年內重新出版，第三個願望，除將奠儀全部捐出並向親友籌募現已籌到基金六十多萬元，預計一年內籌足一五〇到兩百萬元，並成立財團法人。我和仲甫結婚廿四年，廿四年的光陰，飛躍如逝，而他的志節、風範、學養、成就；以及對我的敬愛體貼，却留給我永恆的懷念、追思！

（上圖）民國六十二年六月中央大學校慶時戴運軌院長在中壢中大與家人合影。

（下圖）民國六十九年戴運軌教授偕夫人在紐約與中大校友李岱伉儷等合影。

